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八四七號

據

清·張鵬翥等修，熊松之等纂
清同治十年刊本

影印

江西省

高安縣志

(七)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高安縣志卷之二十一

藝文志

疏

策序

跋

遺摺

劄子

論國是疏

宋幸元龍

寶慶二年正月十五日朝奉郎郢州通判臣幸元龍薰沐冒死百拜獻書于皇帝陛下臣惟圖治者尙遠猷猷之不遠而可以言治者未也思患者貴豫防防之不豫而可以免患者未也所謂遠猷豫患者要在清邊境修內政而已矣國家南渡來權奸繼踵盡禍媒灾邊土日蹙國如累卵可得言治乎可謂無患乎陛下御極之初側身修行勵精圖治至于籌邊一款尤鯁鯁然弗賓頃又下詔求直言甚盛念也臣輒敢開喙一鳴臣聞宣和

靖康間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雖有嘉謨良策
無所用之此當時忠臣義士所爲扼腕太息者也今陛
下下詔求直言臣願陛下無踵前轍臣得終日正言而
無罪可乎臣惟今日之事有深可恨者有深可憂者有
深可惜者有深可畏者陛下能思而圖之反而求之庶
幾治可行而患可消矣何謂深可恨金人不靖毒流四
海蔑我立王塗我元元青城之慘天下所稀聞古今所
未有凡有血氣者卽無論賢愚靡不仰天椎心而泣血
者也況爲國家之主甯無復仇之志乎粵惟高廟震怒
銳意北征時則讒臣中制而和議遂成矯詔班師而忠
臣不保逮夫孝宗亦勵厥志而張韓劉岳旣已無存當

時之將又無足以勝大任者故雖體正敵國易表稱姪而中原遂爾絕望言之可爲於悵也歷光宗甯宗二帝俯首敵人鬱不得伸韓侂冑假公濟私忿焉一逞而邊境並騷迄無成功說者往往以生事起衅爲奸臣罪臣竊謂侂冑罪誠可誅而開邊一事實未可過責抑亦有足嘉者特以恢復非其本心任將又非其人卒以取敗爲可恨耳幸今天道好還敵勢寢微日者我軍嘗敗之于大散關敗之棗陽敗之大安軍而蒙古單于又方熾盛連歲侵金金人東西弗支此正上天亡金之日皇朱報復之時也誠于此時選將練兵掃境大舉若景德澶淵之役而絕其和約則敵可成擒百年來沉沒之中原

復入版圖未可量也中原旣復則又當益修內政文事
武備靡不具舉以防異日之患使彼請和則爲漢文帝
犯境則爲唐太宗審如是則伐金之舉不惟快昔日之
憾而幅幘旣長雖有敵國外患不足置齒牙矣倘或遂
巡不進失今不圖臣竊料金人不數年間必爲鞬韉所
滅金人旣滅鞬韉勢復昌熾中原一帶盡爲敵境而我
方退處一隅及是時而後圖之則雖百萬進討臣恐勝
負難必矣豈不晚哉語曰天與不取反受其殃此之謂
也此其深可恨者一也何謂深可憂中原淪陷悠悠百
年先民遺老凋亡殆盡蚩蚩之氓熏染腥膻深入肌骨
臣嘗分教隨州當敵騎侵疆降民暫假州學寄住者如

織臣嘗微服以察其語言下交以探其心志凡來歸之
民皆迫于敵攻之苛酷衣糶無從辦勉強歸順以苟延
歲月指望朝廷卽興恢復冀得還鄉守其土田而已朝
廷旣不能慰其歸附之心而處之不得其所又不能給
其家多有望北而思鄉土因時而懷觖望者誅之則不
可勝誅況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若使近畿甸而不嚴爲
之防必至于作亂而後已今此徒充衛近君往往藏奸
細而難別懷敵毒而莫測萬一有警烏知其不賣城放
火哉此其深可憂者一也何謂深可惜今日國家之憂
莫切于邊陲之地而混處歸順臣去秋有詩與制使陳
賅曰長淮尾大應難掉全蜀支傷未易經欲合山河大

世界須憑湖漢小朝廷一人知慮怕居并四海才能宜
在庭清蕩南陽卷梁汴齊秦拱手拜威靈又與制參劉
之傑詩云元幕開朝望邊頭局未終只須駕降卒自可
殄殘戎增減非元氣羸輸總恃功參養徒坐食深恐飽
颺空二詩之意切矣今縱不能大舉進討莫若用以自
斃則中國畧無所費畧無所損而敵人可以坐制其殄
亡其策安出臣十年居湖廣邊頭計之熟矣嘗會襄陽
棗陽隨州三郡歸順人約有二萬每一郡擇三千三百
人爲一隊一郡各十隊擇一精黠者統之每十隊擇中
國一能將者統之各郡先擇一二隊厚犒之使入敵境
攻掠得子女玉帛盡與之每三日發一隊各尋便道以

進三郡一日之中共發三隊彼聚我歸彼去我入敵必
大困罷憊奔走而不能當矣我勝則軍勢大震中原有
破竹之勢繼之以大軍則中原不足復敵酋不足擒矣
不勝則敵殺一歸正人而歸正人未必不殺敵一二人
九千歸正人豈束手死也亦必殺敵數萬人而後死也
假使歸正人皆斃于敵吾之元氣初未嘗動也況必死
則生未必盡斃于敵也萬一吾之九千人必死而生運
捷勝敵則中國便可得志是所謂增減非元氣而贏輸
總雋功也臣有此策可以外滅殘敵而今莫之行深可
惜者此也何謂深可畏棗陽一城去敵境方十有三里
水路不通運糧運料皆自郢中山路間關險阻荆郢諸

郡之民轉運憧憧歲無甯日農時而田野不得遂畊種之業時節而骨肉不得遂杯酒之歡陪費不資生產蕩盡愁恨嘆息之聲布滿四野所不忍聞富者已變而爲窮民貧者已逋而爲遊手更一二年間不與改絃易轍別爲區處使之稍豸必致盜賊蜂起嘯聚山谷梗塞道路則棗陽雖有城而無糧可守國家雖有糧而無民可運孤城豈不甚危哉臣比獻兩策于制使陳賅欲以每歲四月朔以後九月朔以前令棗陽之戰馬就糧于郢州則一年可以省郢州運料民力之半就棗陽新店青潭置轉擎倉使郢民卸料于此地去棗陽止九十里而地皆坦夷每歲四月朔以前九月朔以後棗陽時撥馬

軍不妨演戰打點就青潭新店攜料入城一可以體陶
侃運璧之意二可以因演戰致守城之利三可以省邛
州一年民力三之一制使謂臣此策甚切時務大可以
寬民力而棗陽人懷晏安之醕不知高廟西郵施行自
有典故不顧裏盡則毛無所恃阻遏不行夫養兵守邊
全藉民力民力既竭而不肖之心生不肖之心一生或
致嘯聚山谷控扼道路則外未甯而內以憂兵誰與養
城誰與守此其深可畏者一也深可恨者固噬臍矣所
幸者敵勢日削民心未離尙可爲也深可憂者固薰心
矣所幸者此徒日夜思奮以圖舊業尙可用也深可惜
者固拊膺矣所幸規畫未洩用之必效尙可行也深可

畏者固剥膚矣所幸綱常猶存不肖之心忍不敢發爾
可苟安也臣願陛下寬其所可畏以固國之本行其所
可惜以張國之威銷其所可憂以除國之患追其所可
恨以復國之強夫四者天下之大務也當時之急務也
臣連四任居邊籌之甚熟眼空四海未有豪傑之士可
以任此責必得其人而後可也觀唐自大中以來天下
豪傑之士總流于馬祖之教空響和之以金玉于山林
之間致使唐之天下更無一人可任今日佛中無人儒
中無人豪傑之士必有所寓高宗必得傅巖之胥靡然
後可以中興文王必得渭濱之釣叟然後可以成周狄
仁傑必得荊州之長史然後可以取日虞淵洗光咸池

夫人主不能獨任其智必合天下以成其智而後用之
強明自任者德宗之所以取敗也剛明果斷排羣議而
任裴度者憲宗之所以中興也陛下求賢之詔已下願
得天下之真賢虛心而聽用之使如峴山之羊祜以圖
回北方清蕩南陽席捲大梁則三齊胆破而長淮無尾
大之慮矣三秦唇亡而全蜀無支傷之憂矣彼可以制
挺而撻此可以高枕而卧矣臣平日所懷者在經濟天
下在匡扶社稷姑陳其四事如此陛下倘不以小臣之
言不足採而信用之則治不難圖患不難消中興可以
日月計矣臣雖枕流漱石隱于巖穴與猿鷺鶴伍亦沾
被太平之福也

論取士法疏

幸元龍

寶慶二年正月二十日朝奉郎郢州通判臣幸元龍薰沐冒死百拜獻書于皇帝陛下臣昨因陛下詔求直言冒上封事專言邊務未暇他及續觀省劄行下奏到希少限五日遵行已降詔書而訪求廉吏之詔繼頒臣輒敢爲陛下推原天下所以多貪吏之故冒死以上愚者千慮惟陛下擇焉臣聞程頤有云進士之科取士甚好可以羅孤寒之士近世公道大廢粗于科舉稍公孤寒之士尙可以進身自科舉之外公道盡泯薦舉之法最爲世弊苞苴盛行請謁肆布有勢者翱翔雲霄而孤寒之士陸沉沙泥夙夜以思不可勝嘆方今貪吏布滿天

下者皆基于薦舉之公道廢也欲革貪吏莫若罷薦舉
而用試法庶幾如進士科可以得孤寒之士而貪冒之
風少革何也薦舉之弊貪吏之源也舉剡非勢力不能
勢力非苞苴不動選人求舉剡非有貴要之書不可也
求一貴要之書宛轉動費千百緡甫能入手由是士大
夫敗壞心術競趨于貪而寡廉鮮恥矣其未改秩也刻
剥吾民以求書其既改秩也摧削吾民以求償出入之
門致饋終身禮不敢廢受恩之多掣肘百端法不敢守
上下誅求谿壑莫填官取其百吏取其千官取其千吏
取其萬相持相制莫敢誰何習以成風政出于賄獨清
者爲人所嫉獨立者爲人所忌如是而欲天下之有廉

吏是漁于山而求魚獵于水而求獸耳故曰欲天下之
有廉吏當自罷薦舉始薦舉罷而求試法使苞苴不行
請謁不行則才能之士拔十可以得七八非如薦舉之
拔十不得一二也何謂試法今薦舉之法每歲除四川
外班引改官者凡六十有四人臣謂天下選人凡有六
考者宜並與之就試其差試官如省試法嚴爲之禁密
爲之防與之試疑獄一場試書判語一場試時務策一
場非進士奏補者不收試非年未四十者不收試曾以
貪贓敗者不收試曾以慘酷罷者不收試曾經五科不
中者不收試凡試不拘人數每歲通取六十四人如此
則士大夫知所以砥礪廉隅惟恐犯贓之不得試而貪

冒之風不革自銷矣貴要無路可以置苞苴而苞苴之風不革自銷矣選人無路可以致請謁而請謁之風不革自銷矣未改秩者不致刻削吾民以求書已改秩者不致摧削吾民以求償如此則廉吏奚患其無貪吏奚患其有哉試法一行非特進士科可以羅孤寒之士如程頤之言卽試改官之科又可以羅孤寒之士亦如程頤之言矣有勢力者其計無由行無勢力者不患不顯達無才能者其身無由進有才能者不思不見知如此非徒可以銷泯貪吝亦可以激昂學問心術日正而氣節日隆風俗日厚士大夫各安其分而無躁進之心各安其業而無僥倖之望則貪吏影滅跡絕而廉吏布滿